

藏譯本《聖稻苧頌》之譯注與研究¹

法鼓文理學院博士班二年級 講鐘法師

摘要

本論文分研究與譯注兩篇。首先在研究篇緒論中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略談使用的研究方法；其次介紹《聖稻苧頌》相關經論的古典文獻，探討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接著概述《聖稻苧頌》之作者、藏譯者、全本架構、內容及其思想；最後做一總結。譯注篇呈現全部偈頌的中文翻譯與校勘等注解。

《聖稻苧頌》統攝《聖稻苧大乘經》之文義，以偈頌方式將佛所說緣起的道理分成內、外，以及內、外各分與因聯繫而生、與緣聯繫而生四方面來闡釋。不論是由種子生芽乃至果實的外緣起，或者由無明緣行乃至老死等大苦聚集的內緣起，抑或內、外緣起各自的六緣，皆是無我、無我所、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自在所作、非無因等等。若能以了悟外緣起法無我與內緣起人無我的聖智眼見緣起，則能見法——成就八聖道、四沙門果、涅槃與見佛——以由法所成之身(法身)知一切法。

關鍵詞：緣起、因、緣、無我、法身

¹ 收稿日期：2018/9/8，通過審核日期：2018/?/?。

「本譯注或研究成果屬『藏傳佛典漢譯計畫』（法鼓文理學院與欽哲基金會共同出資）獎助成果」。特此感謝法鼓文理學院與欽哲基金會，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法鼓文理學院廖本聖副教授於拙文譯注與研究期間給予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目次

摘要.....	1
目次.....	2
體例.....	6
略語.....	7
第一部 研究篇.....	7
第一章 緒論.....	7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7
一、研究動機.....	7
二、研究目的.....	14
第二節 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聖稻苧頌》相關文獻回顧.....	15
第一節 《聖稻苧頌》相關經論之古典文獻.....	15
一、《稻苧經》之古典文獻.....	15
二、藏譯本《聖稻苧頌》.....	22
三、藏譯本《聖稻苧大乘經廣釋》.....	23
四、藏譯本《聖稻苧廣釋》.....	23
第二節 現代學界對《聖稻苧頌》相關經論之研究.....	24
一、印度藏人學界之研究.....	24
二、日本學界之研究.....	25
三、歐美學界之研究.....	27
四、華語學界之研究.....	29
五、結語.....	29
第三章 《聖稻苧頌》研究.....	30

第一節	《聖稻芋頌》作者.....	30
第二節	《聖稻芋頌》藏譯者.....	31
第三節	《聖稻芋頌》整體架構.....	31
一、	《聖稻芋頌》偈頌分法.....	31
二、	《聖稻芋頌》科判.....	31
第四節	《聖稻芋頌》內容大意.....	33
第五節	《聖稻芋頌》與《聖稻芋大乘經》之比對.....	33
第六節	《聖稻芋頌》思想.....	34
第四章	結論.....	36
第二部	譯注篇.....	37
0	前言.....	37
0.1	題名.....	37
0.2	譯禮.....	38
0.3	書首禮讚.....	38
0.4	立誓造論.....	38
1	正文.....	38
1.1	序分.....	38
1.2	發起序.....	38
1.3	所知事.....	39
1.4	所知性.....	39
1.5	所知果.....	39

1.5.1 有上	39
1.5.1.1 有為	39
1.5.1.2 無為	39
1.5.2 無上	40
1.6 云何所知	40
1.6.1 勝義觀因緣、觀法、觀佛	40
1.6.2 世俗觀因緣	40
1.6.2.1 標	40
1.6.2.2 釋	40
1.7 經之所要	52
1.7.1 除三世迷	52
1.7.1.1 明因	52
1.7.1.2 明果	52
1.7.2 捨諸見	53
1.7.3 明果利	53
1.7.4 聞經信受	53
引用文獻	54
(一)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54
1、中文	54
2、藏文	55
(二) 中、日、藏、梵、西文專書	56

1、中文.....	56
2、日文.....	56
3、藏文.....	57
4、梵文.....	57
5、西文.....	58
(三) 期刊、論文.....	58
(四) 工具書.....	59
1. 辭典.....	59
2. 目錄.....	59
(五) 網路資源.....	60
Abstract.....	61

體例

- 一、為了說明首次出現的略語，以及使令文句順暢易懂，文中以全形小括號（）來補充此符號之前語詞的意思；以全形中括號〔〕來添加藏文原文內沒有的文字。
- 二、於偈頌中每一頌結束處，以半形中括號[]內加數字表示偈頌的編碼。當科判分段的結尾不在某一頌結束處，或者該段落不包括整首偈頌時，為了清楚表示該段所含偈句的編碼與字碼，於非整首偈頌的該段末尾那一句加上句的序號；不足一句處標示文字的序號。粗體的**a**、**b**、**c**、**d**依次表示偈頌的第一、二、三、四句，粗體的**a**、**b**、**c**、**d**後面所加的數目表示文字序號，例如：**c1**，表示第三句第一個字；**c5-7**，表示第三句第五個字至第七個字。
- 三、以中括號[]內加數字與非粗體的**a**或**b**表示德格版的貝葉碼，非粗體的**a**表正面，非粗體的**b**表背面，**a**或**b**後的數字表示行碼，例如：[18a3] 表德格版中本頌所在函的第十八片貝葉正面第3行；如果用頁碼標示，則L後的數字表示行碼；以[]內加數字與逗號「,」表示《中華大藏經·丹珠爾》中本頌所在冊數與頁碼，逗號前面的數字是冊數，後面的數字是頁碼；例如：[65,774] 表示《中華大藏經·丹珠爾》第65冊第774頁。
- 四、等號（=）表示其前後兩個術語的意義相同。
- 五、梵文羅馬轉寫依照荻原雲來編纂（1987），《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以斜體梵文羅馬轉寫表示書名。人名、書名或稱號的字首以大寫表示。
- 六、藏文羅馬轉寫採用Wylie轉寫系統。人名、書名或稱號的第一音節的基字子音以大寫表示；若無子音或子音是上逗號（'）時，以基字母音的大寫表示。
- 七、注解中第二次以上引用同書時，書名以簡稱表示，若無特別說明，書名簡稱以作者名表示，頁碼以逗號與書名簡稱隔開。例如：引用Reat的書第21-22頁，書名簡稱為Reat，注解寫成：Reat, pp. 21-22.

略語

C 《卓尼版西藏大藏經》

D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

G 《金字版西藏大藏經》

N 《那塘版西藏大藏經》

P 《北京版西藏大藏經》

CTK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

CTT 《中華大藏經·丹珠爾》

《法成疏》 《大乘稻苳經隨聽疏》

《稻苳經》 與《佛說大乘稻苳經》內容大致相同的各種語言經本通稱。

《稻苳頌》 《聖稻苳頌》

《龍樹釋》 龍樹造《聖稻苳大乘經廣釋》

《蓮花戒釋》 蓮花戒造《聖稻苳廣釋》

《東北目錄》 藍吉富主編（1982）。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
觀原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現代佛學大系59。新店：彌勒出
版社。

第一部 研究篇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 選擇研究緣起相關經論的原因

佛教與其他各宗教、哲學、思想最根本不同的核心教義是什麼？就是緣起。世間眾生之所以在輪迴當中流轉，生死不已，是不了解無我的道理，不知修持八正道，而不能超脫無始以來的無明、煩惱，止息種種的苦，得到聖者的果位與涅槃的安樂。那麼何謂緣起？佛陀如何宣說緣起？如何了解緣起、修持緣起？即是佛教徒應該學習的最重要法門。

在大乘的修行中，菩提心分願、行菩提心兩種。行菩提心的實踐是六度。六度中最主要的是般若。若無般若，其他五度如盲人無導。²若無般若，所修的善行都不能出離三界，只是增上生的因。《彌勒菩薩所問經論》³中所引的《彌勒菩薩所問經》⁴述說諸菩薩摩訶薩畢竟成就八法，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中第八法是成就般若波羅蜜；而如何成就般若波羅蜜？即觀十二緣起的流轉與還滅，可見觀十二緣起就是般若度的修習。

因此，筆者想要對緣起有所了解，而選擇從事緣起相關經論的研究。

(二) 選擇研究藏譯本《稻苳經》相關經論的原因

談到緣起的經典很多，而其中從多方面以最有系統的方式來剖析的則是《稻苳經》，即《佛說大乘稻苳經》⁵以及內容與其大致相同的另外四個譯本。⁶其層

² 參《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4：「『如有目者能引導，無量盲人到止境，如是智慧能攝取，無眼功德趣勝果。』」(CBETA, B09, no. 44, p. 641b23)。並參月稱造，法尊譯，《入中論》，《佛教大藏經》第四十八冊，論部十四，1978年，頁19。

³ CBETA, T26, no. 1525。

⁴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卷1，CBETA, T26, no. 1525, pp. 233b02-234b1。此《彌勒菩薩所問經》與CBETA, T11, no. 310《大寶積經》卷111《大寶積經彌勒菩薩問八法會第四十一》的經文完全相同。《彌勒菩薩所問經論》與《大寶積經》皆是菩提留支所譯。

⁵ CBETA, T16, no. 712。

次分明地將緣起分成內、外兩種，此二種又各分與因聯繫而生、與緣聯繫而生，共四類；每一因、緣、果皆無我、我所；非自生、他生、共生、自在所作、無因作、極微所成等；詳明十二緣起支意義；遮除外道諸邪見；並且說明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緣起即法的通性。

許多論典談到緣起時引用《稻苳經》的段落，如月稱《明句論》第二十六品、《集學論》〈第十二治心品〉⁷、智作慧《入菩薩行論細疏》、《俱舍論稱友疏》，Sonam Rabten 在 *ĀCĀRY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ĀRIKĀ with the Autocommentary*（《龍樹之〈聖稻苳頌〉與其自釋》）一書還舉出龍樹《迴諍論》、蓮花戒《修習次第初篇》等當中的引用。⁸由經文被諸論典頻繁引用的事實來看，可見此經受到論師們的高度重視。

另外，N. Ross Reat在其*THE ŚĀLISTAMBA SŪTRA*書中詳列了經文段落與這些論典、大正no. 709、巴利平行經、古藏經斷片等文本來源的對照表。⁹由Reat所列對應的巴利平行經來看，其所分的48個經段中，一半的經段有對應的尼柯耶，某些段落還有兩種或三種巴利平行經，而這些平行經分別在《增支部》、《中部》、《相應部》、《長部》與《自說經》當中，¹⁰因此它是很普遍的教法。這也說明了不但漢譯的藏經中存有《稻苳經》，南傳的巴利尼柯耶也有許多《稻苳經》的對應文段。可知《稻苳經》的教說在佛陀時代乃至現今的南傳佛教中，都佔有

⁶ 在《大正藏》中，《稻苳經》有五種內容大致相同但略有差異的譯本，即 CBETA, T16, no. 708 《了本生死經》、no. 709 《佛說稻苳經》、no. 710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苳喻經》、no. 711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與 no. 712 《佛說大乘稻苳經》。

⁷ CBETA, T32, no. 1636, pp. 119b23-120a7。漢譯作法稱菩薩造，藏譯作寂天菩薩造。

⁸ Sonam Rabten, restor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2004. *ĀCĀRY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ĀRIKĀ with the Autocommentary*. BIBLIOTHECA INDO-TIBETICA SERIES 53. Sarnath, Varanasi, India: Centra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p. 42.

⁹ Reat, N. Ross 1993.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ibetan Original, Sanskrit Reconstr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al Notes (including Pāli parallels, Chinese version and ancient Tibetan fragment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p. 21-22.

¹⁰ Reat, pp. 21-24.

重要的一席之地。

《西藏王臣護法記》¹¹提到，西藏國王赤松德贊年幼時，其父派使臣尚喜¹²到中原覓取經典，¹³唐朝皇帝賜予三部經，即《十善法經》¹⁴、《金剛經》¹⁵、《稻稈經》¹⁶；赤松德贊年長後，閱過尚喜所呈的這些經典後，深知經中的見解和行為

¹¹ CBETA, B11, no. 75。

¹² 《如意寶樹史》，作桑喜，མང་ཤེ།。松巴堪欽·益西班覺著，蒲文成、才讓譯（1994），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288。Schoening, Jeffrey D. 1995.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HEFT 35,1,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page 6 作 Sang shi。Schoening 的書有兩冊：35,1 與 35,2，以下用 vol. 1 表 35,1，vol. 2 表 35,2。

¹³ 《西藏王臣護法記》卷 5：「當王子赤松德贊年幼的時候，西藏派使臣尚喜（音譯）到中原內地覓取一些經典。」(CBETA, B11, no. 75, p. 636a5)

¹⁴ 如果是漢譯本，可能是《十善業道經》，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CBETA, T15, no. 600。

¹⁵ 如果是漢譯本，可能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唐三藏法師玄奘譯，CBETA, K05, no. 16；或者是《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唐三藏沙門義淨譯，CBETA, T08, no. 239。

¹⁶ 《稻稈經》此一經名未見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纂，《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然而《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15 引用了此經：「《[4]稻稈經》」(CBETA, T32, no. 1636, p. 119b24)[4]：Śālistamba-sūtra。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年，頁 1456 中記載《大乘集菩薩學論》譯者日稱：「於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至汴京，奉敕從事譯經。至和年間（1054～1055），與法護、梵才、宣祕等共譯出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因此唐朝時應未用《稻稈經》一名。

《西藏王臣護法記》是第五世達賴喇嘛昂旺羅桑嘉措所撰，郭和卿譯（見《西藏王臣護法記》譯者序，CBETA, B11, no. 75, pp. 561a04-562a15）。郭和卿自藏文譯為中文時採《稻稈經》作為藏文該經的中譯經名。

如果唐朝皇帝賜予幼年赤松德贊的《稻稈經》是中譯本，則可能是指漢譯藏經中屬於與《稻苳經》內容大致相同的諸經之一，但譯出年代不晚於當時。

依據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整理，《法王赤松德贊簡傳》，《師君三尊著作集·法王赤松德贊著作集》上冊，成都：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赤松德贊的生卒年為 742-797 年。

《宋高僧傳》卷 1：「再使翻傳利濟群品。起于天寶迄今大曆六年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CBETA, T50, no. 2061, p. 713a28-29)人名規範資料庫「不空」條：「天寶十五年（756），敕住大興善寺。自天寶至大曆間，譯出密部經軌七十七部，百二十餘卷。」釋惠敏主持，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贊助，佛學名相規範資料庫建置計畫，佛學規範資料庫，新北市：法鼓文理學

都很正確而清淨，於是對佛教生起很大的信心，並命人將這些典籍譯成藏文。

¹⁷Schoening引用斯坦因的《西藏古物三》118說，第一部是行為清淨，第二部是

院圖書資訊館，2008年，<http://authority.dila.edu.tw/person/>。如果不空三藏是在大興善寺翻譯 no. 710《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則赤松德贊所見的經本早於不空所譯。

no. 711《大乘舍黎娑擔摩經》為宋施護譯，比唐朝晚。

正法寶藏印經會倡印，《佛說十善業道經、佛說大乘稻苳經、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合刊本》，台北：佛教出版社，1993年；no. 712《佛說大乘稻苳經》是敦煌本。

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74卷，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年，頁298，《北平佛教會月刊》第二卷第七期〈目錄的研究法〉當中，北平佛經流通處所編〈稻苳經綱要〉記載：「大乘稻苳經一卷唐法成譯」。太虛大師及果徹法師都提到，江味農認為：由於北京刻經處所刊《心經》七譯中敦煌本題為法成譯，譯文與《佛說大乘稻苳經》及《大乘稻苳經隨聽疏》筆致相近，或者是出自一人之手。參〈佛說大乘稻苳經講記〉，《太虛大師全書》3，法藏，三乘共學，教釋，台北市：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年，頁135；以及釋惠敏·釋果徹合著，《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年，頁156，簡稱《生命緣起觀》。《佛光大辭典》「管法成」條：「西藏之宗教學者、譯經家。生卒年不詳。唐代太和七年（833）至沙州（敦煌）永康寺從事譯經工作。歷住甘州（甘肅張掖）修多寺、沙州開元寺。一生所譯漢、藏典籍可考者有二十三種。其中，由漢文譯為藏文者有金光明最勝王經、解深密經疏等十四種，由藏文譯為漢文者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諸星母陀羅尼經等五種，此外，由其抄錄、講述之經籍有「大乘四法經論及廣釋開決記」等四種。」（參閱「法成」3352）頁5879。所以法成為九世紀人，晚於赤松德贊。

因此赤松德贊所見的《稻稈經》若是中譯本，較可能是 no. 708《了本生死經》或 no. 709《佛說稻苳經》。

其中《了本生死經》的漢譯經名雖與「稻苳」無關，但在《了本生死經》的注釋中亦寫有梵文經名：「[3]了本生死經」(CBETA, T16, no. 708, p. 815b3)[3]：了本生死經 Śālistamba-sūtra。有可能藏文的經名是譯自梵文的經名。

¹⁷《西藏王臣護法記》卷5：「不久，王子赤松德贊已年長成人。當他閱過祖先所有的文書記錄後，而說出他仍對佛法信奉的意圖時，尚喜察覺到這是和尚記別中所說的那一時間已經來到。於是他從陶土中取出埋藏的經卷，即「十善法經」、「金剛經」、「稻稈經」等。他將這些經卷獻給藏王閱覽，藏王閱過後，深知經中的見行（見解和行為）都是很正淨的，而且都是互相聯繫相得益彰。他很生信仰，遂命嘉·梅廓及迦濕彌羅的阿難陀來翻譯經卷。」(CBETA, B11, no. 75, p. 638a1-5)

見解清淨，第三部是見、行結合。¹⁸由此可知，《稻稈經》是一本見解、行為兼弘的典籍，在中國受到極大的重視，被唐皇選為教導西藏王子的重要佛經。

在這五部《稻苳經》當中，以《佛說大乘稻苳經》的文詞最完整、最容易瞭解。漢譯藏經中有兩部《佛說大乘稻苳經》的釋經論，其一是《大乘稻苳經隨聽疏》¹⁹（簡稱《法成疏》），其二是《大乘稻苳經隨聽疏決》²⁰。

民國頂尖歷史學家陳寅恪在《大乘稻苳經隨聽疏跋》一文中說：「《稻苳經隨聽疏》博大而精審，非此土尋常經疏可及。頗疑其別有依據。」²¹並談及西藏藏經中有三部《稻苳經》相關論著，其中蓮花戒《聖稻苳廣釋》（簡稱《蓮花戒釋》）與《法成疏》的分科、章句次第、文字詮釋皆相符合，因此他懷疑：「今日所見中文經論注疏凡號為法成所撰集者，實皆譯自藏文。」²²

筆者逐句比對這兩部論，得知確實如陳寅恪所言；而且關於經文的解說，《蓮花戒釋》的內容比《法成疏》還詳盡。蓮花戒生卒年約740-795，²³被赤松德贊迎至西藏與大乘和尚辯論，²⁴赤松德贊為742-797年，法成833年至沙州（敦煌）永康寺譯經，因此蓮花戒早於法成；筆者認為《法成疏》是參考《蓮花戒釋》而做

〈法王赤松德贊簡傳〉頁3中也提到：「ཇམ་སང་ཤིས་རྒྱ་ནག་ནས་བྱིས་ཡོང་བའི་བཟུམ་བཙུན་འགའ་ཤོད་ཀླད་ལ་བསྐྱུར་བ་」意思是：令人將昔日桑喜從中國帶回的些許典籍譯成藏文。

¹⁸ Schoening vol. 1, page 7。

¹⁹ CBETA, T85, no. 2782。

²⁰ CBETA, T85, no. 2783。

²¹ 陳寅恪著，〈大乘稻苳經隨聽疏跋〉，《梁啟超選集·陳寅恪選集·選堂選集·陳援庵選集》，現代佛學大系 53，藍吉富主編，1982年，新店：彌勒出版社，頁240。

²² 陳寅恪著，〈大乘稻苳經隨聽疏跋〉，《梁啟超選集·陳寅恪選集·選堂選集·陳援庵選集》，現代佛學大系 53，頁240。

²³ 廖本聖，〈蓮花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之譯注研究〉，《中華佛學學報第010期》頁83-123，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7年，頁90。

²⁴ 《西藏王臣護法記》卷5：「藏王忽然想起堪布菩提薩埵過去所說的話，因此依照堪布的話，派人前去迎請迦瑪那西那（蓮花戒）大師來到西藏，公開辯論「頓」「漸」之理，結果「頓門」（音譯）失敗，大乘和尚被送回中原。」（CBETA, B11, no. 75, pp. 649a15-650a1）藏王即赤松德贊。

的。日本芳村修基也有這樣的推定。²⁵

《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決》作者不詳。書首為一個偈頌，之後是長行；前二句偈頌禮佛、法、僧，第三、四句為：「所有稻苾未決義，今當次第略解釋。」²⁶然後開始解說外道的十六論，可惜只見前三論，是一份殘卷。

在《西藏大藏經》中，存有與《佛說大乘稻苾經》對應的平行經藏譯本《聖稻苾大乘經》與解說此經的《聖稻苾頌》（簡稱《稻苾頌》）、龍樹《聖稻苾大乘經廣釋》（簡稱《龍樹釋》）及蓮花戒《聖稻苾廣釋》等三部論書。其中《聖稻苾大乘經》目前仍未發現完整的梵文原典，而三論書則梵典與漢譯本皆不可見。

因此，若能研究《稻苾經》相關典籍，尤其是藏譯三本論書，則對於緣起義理的發揚，外道邪見的破除，佛教見解與行持的確立等等，皆有莫大的幫助。

（三）選擇研究藏譯本《聖稻苾頌》的原因

在《稻苾經》藏譯三論中，《稻苾頌》是一部將《聖稻苾大乘經》文義概要地用偈頌形式呈現的根本偈論典，其將佛教最核心的緣起教理做了簡明的闡述。如果能對此頌做一番了解，將有助於對《稻苾經》做整體性的掌握。由於《稻苾頌》目前並無漢譯，為了讓華語讀者也能有機會學習它，因而將其譯成中文。

《龍樹釋》是依照《稻苾頌》頌文的順序逐一說明每一首偈頌的意義，然後分段配釋《稻苾經》的詞句。若想研究《龍樹釋》，當然也必須研究《稻苾頌》。

《蓮花戒釋》是《稻苾經》經文做解說，其內容與《龍樹釋》有很多不同處，顯然兩部論書非同一人所作。為了研究《蓮花戒釋》，除了參考《法成疏》之外，《稻苾頌》的解讀也將有所助益。

基於以上的理由，筆者選擇研究藏譯本《稻苾頌》，同時參考《龍樹釋》與

²⁵ 見芳村修基，〈カマラシーラ造『稻苾經釋』法成譯の推定〉，《印度學仏教学研究》4：1，東京：日本印度學仏教學會，1956年，頁128-129。

²⁶ CBETA, T85, no. 2783, p. 556b28。

《蓮花戒釋》，並計畫之後陸續發表此兩部釋的翻譯與探討。

二、研究目的

研究藏譯本《稻苳頌》之目的有四：

一、為藏譯本《稻苳頌》做中文翻譯、校勘與注釋。

二、為翻譯與研究《龍樹釋》、《蓮花戒釋》做準備。

三、希望於《龍樹釋》與《蓮花戒釋》的譯注與研究完成後，能補充漢譯藏經所缺《稻苳經》相關論典的中譯本。

四、更加了解緣起的義理與修行方法。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篇論文採用基礎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步驟是先校勘，再翻譯，接著注解，最後做研究。

首先校勘《稻苳頌》的不同版本，找出版本間相異的地方，再依照詞語意義、文法規則、上下脈絡和佛法義理等，擇定正確的內容。

其次，開始逐字逐句翻譯成中文，查找辭典，確定語義，斟酌遣詞用字，思索前後文的關連性，意思上是否合乎常理或佛教法義，有無違背邏輯之處，並參考《龍樹釋》與《蓮花戒釋》，幫助了解、確定《稻苳頌》的詞語及意義。

然後對於需要說明的地方加以注解；注釋的範圍可以包括校勘、詞語解說、藏文多義字的意義選用、特殊的標點、文法說明、與中文不同之處、從義理上考量的文意抉擇、背景知識說明等。

初譯過後潤飾文稿，盡量朝正確、通順好讀與文雅的方向努力。

末了以翻譯和注解為根底，探討頌文本身的架構、內容與思想，並與藏本《稻苳經》做比較。

譯注以D 3985, 18a3-20b4為底本，參考CTT 3216, vol. 65, pp. 774-780內文

及其所用N 4274, 20a5-22b7, P 5485, 22a3-25b6做校勘。²⁷

第二章 《聖稻苳頌》相關文獻回顧

《稻苳頌》相關經論有六：一、《稻苳經》；二、龍樹《聖稻苳頌》；三、龍樹《聖稻苳大乘經廣釋》；四、蓮花戒《聖稻苳廣釋》；五、《大乘稻苳經隨聽疏》；六、《大乘稻苳經隨聽疏決》。

《稻苳經》有不全的梵文原本，古典文獻有漢譯、藏譯與蒙譯；²⁸現代學者所作有重構或編輯的梵文本、德譯、法譯、義大利語譯、西班牙語譯、印度語譯、日譯與英譯等。²⁹

《稻苳頌》有藏譯、蒙譯；現代學者所作有重構的梵文本、印度語譯、日譯與英譯。

《聖稻苳大乘經廣釋》有藏譯、蒙譯；現代學者所作有重構的梵文本、印度語譯本、日譯與英譯。

《聖稻苳廣釋》有藏譯、蒙譯；現代學者所作有日譯與英譯。

《大乘稻苳經隨聽疏》與《大乘稻苳經隨聽疏決》都只有漢譯。

第一節 《聖稻苳頌》相關經論之古典文獻

一、《稻苳經》之古典文獻

(一) 漢譯《稻苳經》

釋法賢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的附錄一、〈《至元錄》經目勘同一覽表〉「漢譯本狀況」欄裏記載Y.0344 T.0709《稻苳經》，而Y.0345 T.0708《了

²⁷ 《西藏大藏經》各版本名的中譯，參考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

²⁸ Schoening vol. 1, p. 5 中談及有蒙古文譯本。

²⁹ 詳見 Schoening vol. 1, pp. 5-9.

本生死經》與其是同本異譯，³⁰Y.0480 T.0710《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與前《稻竿經》同本，³¹ Y.0505 T.0846《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和Y.0506 T.0711《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二經與《稻稈經》同本異譯。³²可見《至元錄》中以東晉失譯本《稻竿經》為首，另外四部是同本異譯，包括《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未含T.0712《佛說大乘稻竿經》，因此《至元錄》中《稻竿經》同本異譯（含此經）共五部。

「蕃本同闕」項中，除了《稻竿經》外，餘四本與蕃本同；南條敘述《了本生死經》及《稻竿經》二部與蕃本同，其餘三部未提與蕃本同。³³由此得知，在《至元錄》中蕃本有四部同本異譯：《了本生死經》、《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和《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但並未提及蕃本有《稻竿經》，而南條卻說《稻竿經》有蕃本；在《至元錄》中提及有蕃本《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大乘舍黎娑擔摩經》和《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南條則沒談。

梵名有無項中：《稻竿經》與《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有梵名，其餘三本無梵名。³⁴

在附錄四、〈《登噶目錄》與《至元錄》之勘同〉中，法賢法師依芳村修基著《デンカルア目錄の研究》對比《至元錄》，參考《東北目錄》Th.及《大谷目錄》Ot。³⁵若《東北目錄》與《大谷目錄》對應的大正藏經號有異，採範圍較廣者。³⁶其寫出《登噶目錄》Ym.179《聖稻竿[經]》的「對應大正藏號」為T.0708~T.0712，

³⁰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台北：法光出版社，2005年，頁574-575。

³¹ 釋法賢，頁588-589。

³² 釋法賢，頁592-593。

³³ 釋法賢，頁574-575、588-589、592-593。

³⁴ 釋法賢，頁574-575、588-589、592-593。

³⁵ 釋法賢，頁773。

³⁶ 釋法賢，頁461-462。

校勘中有：「Ot.未載對應於T.0712」。³⁷兩目錄中《聖稻苧[經]》都沒對應於《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在《登噶目錄》《聖稻苧[經]》的「相關至元錄號」中，他只寫「Y.0345; Y.0480; Y.0506」，即Y.0345《了本生死經》，Y.0480《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苧喻經》，Y.0506《大乘舍黎娑擔摩經》。「蕃本同闕」欄是「同」，表示存有蕃本。

由於《至元錄》「蕃本同闕」項中，除了《稻苧經》外，餘四本都與蕃本同，因此蕃本應有《稻苧經》外其他四本的蕃本，但他只寫了三本，並未寫上第四本Y.0505《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的蕃本，此與附錄一中《至元錄》蕃本有《了本生死經》等四部同本異譯，包括《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的蕃本，未含T.0712《佛說大乘稻苧經》的蕃本之說法有異。

附錄五、〈《布頓目錄》之顯教經、律與《至元錄》之蕃本勘同〉中，《布頓目錄》Bt.0291ལྷ་ལྷ་ལྷ་ལྷ་ལྷ་之漢譯名稱根據《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70冊（郭和卿譯《布頓佛教史》下冊）作「佛說大乘稻苧經」，卷數226頌，智軍譯，對應大正藏號T.0708~712，至元錄號Y.0345; Y.0480; Y.0506，蕃本同。這條記載中《至元錄》號與附錄四的《至元錄》號相同，也是三本，而與附錄一《至元錄》蕃本有四部同本異譯的說法不同。《布頓目錄》將卷數226頌與譯者智軍說出；不過各版本《西藏大藏經》中此經都沒有跋，因而缺譯者訊息。

在《至元錄》中《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被列為《稻苧經》的同本異譯，而法賢法師在與《登噶目錄》對勘時卻沒將它列為對應的《大正藏》經本，理由何在？筆者推測他可能根據《東北目錄》與《大谷目錄》中對應的《大正藏》經號查找「相關至元錄號」，而由於兩目錄未列《至元錄》經本Y.0505《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所以此《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在《稻苧經》的同本異譯登記欄中就被漏掉了。

榭 亮三郎《翻譯名義大集Mahāvvyutpatti》第1402（77）條中：「〔漢〕佛說

³⁷ 釋法賢，頁 796-797。

稻稈經〔和〕佛說了本生死經、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大乘舍黎沙擔摩經、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經」³⁸其中載有一部《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但未列no. 712《佛說大乘稻苳經》。這《稻苳經》同本異譯的說法與《至元錄》一致。

《生命緣起觀》也提到，聖《稻稈經》的中文本另外參考《大正藏》T17, no. 846，³⁹即《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查看《大正藏》中《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的文句，⁴⁰其與《稻苳經》的內容迥然不同。雖然大乘法無我義與《稻苳經》的所詮有關，但此經從詞句及意義而言，實在難以做為《稻苳經》的同本異譯；而且《稻苳經》是佛見稻苳而說法之後，《了本生死經》作舍利子向比丘們說，《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苳喻經》和《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作舍利子問彌勒先前佛所說意，並非如《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中由外道來請問。

《生命緣起觀》將此經列為《稻苳經》參考本的原因為何？是否以《至元錄》或《翻譯名義大集》等的說法為基準，可能需請教該書作者。

《東北目錄》中Th. 210《聖稻苳大乘經》之後是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與Th. 212《聖緣起大乘經》。⁴¹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的《大正藏》對應經

³⁸ 參榘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梵藏索引，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16年，頁108。

³⁹ 《生命緣起觀》，頁158，注264。

⁴⁰ CBETA, T17, no. 846, pp. 934a15-935a10。

⁴¹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對應《大正藏》經目有no. 124《緣起經》、no. 123《佛說放牛經》、no. 99(1248)《雜阿含經》、no. 125(49, 1)《增一阿含經》。

no. 124《緣起經》內容為「宣說緣起初差別義」。Sastri說：世親在《俱舍論》中稱此經作 Vibhaṅga。Sastri, N. Aiyaswami edited. 1950.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tyasamutpādavibhaṅga nirde śasūtra and Pratītyasamutpādagāthā sūtra. The Adyar Library Series, no. 76. Madras: Adyar,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p. 21, note 1. 玄奘譯《俱舍論》稱此經為《辯緣起》。《阿毘達磨俱舍論》卷9：「《辯緣起》等諸經」(CBETA, T29, no. 1558, p. 51b1-2) Sastri說：各梵本均無經名。Sastri, p. 21, note 2.

是no. 716《緣起生初勝分法本經》、no. 717《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此二經雖非《稻苻經》的同本異譯，但由於皆談緣起，故而在《稻苻經》同本異譯no. 708~712之後，中間只插入三部緣起相關經典的同本異譯；可知《大正藏》中所詮主題類似的經目都被放在附近。

《大正藏》中no. 708《了本生死經》~712《佛說大乘稻苻經》照年代前後順序編在一起，《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號碼為846，顯然編者不將此no. 846視為no. 708~712的同本異譯，no. 846與no. 708~712的所詮主題也並不類似。

《東北目錄》中，《大正藏》no. 846《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對應的藏譯《聖問無我大乘經》號為173，與Th. 210《聖稻苻大乘經》隔了一大段，其附近是一此問某某或某某所說之經，似乎是凡問某某或某某所說經就被《東北目錄》放在同一類。no. 173的內文與Th. 210《聖稻苻大乘經》截然別異，不知《東北目錄》編者是否明白此二經所詮相差甚多，而沒將它放在Th. 210《聖稻苻大乘經》附近？

如果某經與現今《大正藏》中所收的《稻苻經》文句大致相當，而《至元錄》與《翻譯名義大集》判定同本異譯的標準是依文詞與意義，顯然《至元錄》與《翻譯名義大集》對《稻苻經》同本異譯的判定有誤；不過若評斷的方式另有別法，

no. 123《佛說放牛經》、與 no. 125(49, 1)《增一阿含經》內容大多相當，可為同本，但 no. 99(1248)《雜阿含經》經文較短，且所談與此二經有差異。而 no. 123《佛說放牛經》、no. 99(1248)《雜阿含經》、no. 125(49, 1)《增一阿含經》這三經所說與 no. 124《緣起經》差別很大，不知《東北目錄》列它們為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大正藏》對應經的理由是什麼？筆者認為《東北目錄》所舉這四經中，只有 no. 124《緣起經》才是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的《大正藏》對應經，其他三經似乎與其不太對應得起來。

《東北目錄》此經的《大正藏》對應經沒列出 no. 716《緣起生初勝分法本經》、no. 717《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但 no. 716、717 這兩部同本異譯正是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的對應經，不知目錄編者為何沒列出這兩部經號？

藏譯本 Th. 212《聖緣起大乘經》，無漢譯，內容談佛宣說緣起咒。Sastri 於 p. xix 中表示其未見梵本，書中的梵文是他重構的。

bshes gnyen、耆那蜜多羅、積那彌多)，施戒Dānaśīla，牟尼鎧Munivarma 和智軍ཡེ་ཤེས་སྡེ་ Ye shes sde。46

由《彰所知論》卷1〈2 情世界品〉：「時有積那彌多并濕連怛羅菩提班彌達等，共思割幹吉祥積酌羅龍幢等」47中可知，勝友、吉祥積與龍幢是同時代人。呂澂重譯之《西藏傳本攝大乘論》〈解題〉中談到：「藏本譯者為印度班抵達勝友（耆那蜜多羅）、戒王覺（尸棱特羅菩提）及西藏大校訂家僧智軍。譯時約在唐文宗之世，即西歷紀元九世紀初頃。勝友為當時譯師上首，出籍頗多，藏文《俱舍論》亦其手筆。以今梵本勘之，所譯實最精審。此《攝論》文當亦爾爾。」48

蒙本《稻苳經》譯者勝友、施戒、牟尼鎧三位是印度人，智軍與吉祥積、龍幢為著稱的九世紀初西藏佛教前弘期三大譯師，因此筆者推測：PT 551和PT 552應是根據智軍從梵本譯為藏文的版本，而《稻苳經》蒙本則是先從梵本譯為藏文後，再由藏本譯為蒙文。

Schoening對各版本的內容做了詳細的比對與分析，並且繪出從《稻苳經》而推得的甘珠爾譜系，49不過他說描述敦煌手稿與古典版本關係的任何譜系其問題都相當大，50因此這部分的研究尚待努力。

然而藏譯《稻苳經》最早的出現，應可從先前赤松德贊的事蹟中得知。如《西藏王臣護法記》所說：他年長閱過尚喜所藏《稻稈經》等之後，命嘉·梅廓及迦

46 Schoening vol 1, p. 6.

47 《彰所知論》卷1〈2 情世界品〉：「後第三代有王名曰乞嚩佉巴瞻，是王界廣，時有積那彌多并濕連怛羅菩提班彌達等，共思割幹吉祥積酌羅龍幢等，已翻校勘、未翻而翻，廣興教法。」(CBETA, T32, no. 1645, p. 231b24-27)「濕連怛羅菩提」即「戒王覺（尸棱特羅菩提）」，「班彌達」又譯作「班智達」。

48 《西藏傳本攝大乘論》：「藏本譯者為印度班抵達勝友（耆那蜜多羅）戒王覺（尸棱特羅菩提）及西藏大校訂家僧智軍。譯時約在唐文宗之世，即西歷紀元九世紀初頃。勝友為當時譯師上首，出籍頗多，藏文俱舍論亦其手筆，以今梵本勘之，所譯實最精審，此攝論文當亦爾爾。」(CBETA, B09, no. 35, p. 146a2-4)

49 詳細內容見 Schoening, vol. 1, Chapter 4 與 vol. 2。

50 Schoening, vol. 1, p. 181.

濕彌羅阿難陀翻譯經卷成藏文，⁵¹〈法王赤松德贊簡傳〉中也提到譯此事，⁵²筆者推想當時藏本《稻稈經》可能是從漢文逡譯過去的。

二、藏譯本《聖稻芋頌》

藏譯本《聖稻芋頌》的藏文題名是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ར་བྱས་པ་；根據藏譯，梵文題名應作Ārya-sālistamba[ka]-kārikā；龍樹ལུ་སྐལ་ Klu sgrub造。

Schoening說他取得《རྟ་དབང་ Tawang達旺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的《稻芋頌》，並驚訝於《稻芋頌》被收錄在《甘珠爾》中，⁵³意思是這部《稻芋頌》不像其他版本被編在論典集《丹珠爾》，而是被置於經續集《甘珠爾》裏。

他還談到：没能獲致《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丹珠爾》D 4552, 179b3-182a3的另一份《聖稻芋頌》文本。⁵⁴筆者以D2代表D 4552，而D1=D 3985, 18a3-20b4。

在《東北目錄》中，D 4552被編於བཟླ་འགྲུ་ཤི་བའི་ཚིག་ལཱུར་།《阿底沙小部集》。BDRC《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丹珠爾》目錄裏關於《阿底沙小部集》寫有：「注意：此函在印度印製此系列時遺失，經過頂果欽哲仁波切的努力，現存已出版的阿底沙小部集手稿。」⁵⁵筆者於BDRC找到此手稿的PDF檔，《稻芋頌》在Folio 292a2-296a6 (p.583L2-p.591L6)。

Schoening在《稻芋頌》校勘版本說明中只列出G，未分G1、G2。就其所用文段的行碼來判斷，G是3488。不過金字版有兩種：G1=G 3469, vol. 121, 258a4-262a1；G2=G 3488, 26a1-29b3。

⁵¹ 《西藏王臣護法記》卷5：「不久，王子赤松德贊已年長成人。...尚喜...取出...「稻稈經」等。...藏王...遂命嘉·梅廓及迦濕彌羅的阿難陀來翻譯經卷。」(CBETA, B11, no. 75, p. 638a1-5)

⁵² 〈法王赤松德贊簡傳〉，頁3。

⁵³ Schoening vol 1, p. 142。

⁵⁴ Schoening vol 1, p. 142, note 2。

⁵⁵ “Note : this volume was missing from the set printed in india; there exists a manuscript publish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dilgo khyentse rinpoche of the jo bo'i chos chung.” jo bo'i chos chung, Outline, <https://www.tbrc.org/#!rid=W23703>。

依照他對《丹珠爾》傳承的解說與所畫的系譜，G、N與P都出自於འབྲུང་བ་སྐྱུ་
欽安達則宮⁵⁶的《夏魯⁵⁷版·丹珠爾》⁵⁸，在N與P中都有兩種《稻芋頌》文本：
N1=N, 203a7-206b5; N2=N 4274, 20a5-22b7; P1=P 5466, 213a1-216b7; P2=P2
5485, 22a3-25b6，因此G中應該也有兩本。可能他忽略掉了這一點，才沒有列出
G 3469。

在D2、G1、N1與P1中有說明譯者：印度堪布法吉祥賢Dharmaśrībhadrā與大
譯師善慧ལེགས་པའི་སློབ་གྲས་ Legs pa'i blo gros和智童Jñānakumāra / ཡེ་ཤེས་གཞོན་ནུ་ Ye shes
gzhon nu譯，吉祥積དབལ་བརྟེན་པ་ Dpal brtsegs再校訂；其他版本則無譯者的文段。

Schoening在有譯者記錄的版本中並未列出D2與G1。⁵⁹

三、藏譯本《聖稻芋大乘經廣釋》

藏譯本《聖稻芋大乘經廣釋》的題名是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བ་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འི་
རྒྱ་ཆེར་བཤད་པ་；根據藏譯，梵文題名Ārya-ś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ṭīkā；
龍樹ལུ་སྐྱུ་བ་ Klu sgrub造。

各《西藏大藏經》版本皆寫有譯者：印度堪布法吉祥賢Dharmaśrībhadrā與大
譯師善慧ལེགས་པའི་སློབ་གྲས་ Legs pa'i blo gros和智童Jñānakumāra / ཡེ་ཤེས་གཞོན་ནུ་ Ye shes
gzhon nu譯，吉祥積དབལ་བརྟེན་པ་ Dpal brtsegs再校訂。

四、藏譯本《聖稻芋廣釋》

⁵⁶ 欽安達則宮是欽安六宮之一。吐蕃王朝地賢六王時，先後在山南窮結縣的欽安地方，修建郭則宮、羊則宮、赤則宮、則莫瓊傑宮和赤則崩督宮等五所王宮，連同布德共傑王時所建達則王宮，稱為欽安六宮。參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Bod rgya tshig mdzod chen mo)，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頁1788。

⁵⁷ ལུ་ལྷ་，夏魯寺是布頓仁波切所居處。

⁵⁸ Schoening, vol. 1, pp. 132-134.

⁵⁹ Schoening vol. 1, p. 365.

相同，應不必於校勘注列出；所比對的各版本中某些不同語詞並未在校勘注中見到。全書打字的誤植頗多。

二、日本學界之研究

(一) 日譯本《稻苳經》

日本泉芳璟將no. 709《佛說稻苳經》翻成日文，收於岩野真雄編《國譯一切經》中，⁶³並寫有〈佛說稻苳經解題〉一文。⁶⁴齊藤精也將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Theorie de douze Causes*一書中所收Śālistamba sūtra梵文本⁶⁵譯成日文，大南龍昇於《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相關的五篇論文⁶⁶採用它。⁶⁷

(二) 日譯本《聖稻苳頌》

大南龍昇對《稻苳頌》、《龍樹釋》與《蓮花戒釋》做了日譯，其中關於《稻苳頌》的論文為〈チベット語訳ナーガールジュナ造『聖稻苳頌』・和訳〉。⁶⁸

他在後來的《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相關論文中，對《稻苳頌》的文句有稍加修改。

⁶³ 岩野真雄編，《經集部十二》，《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第32冊，東京：大東出版社，1932年初版，1974年三版，頁67-73。

⁶⁴ 岩野真雄，頁65-67。

⁶⁵ Poussin, Louis de la Vallée 1913. *Theorie de douze Causes*.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Gand. (Recueil de travaux publiés par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Univ. de Gand, 40mu fasc.) p. 69-90. 簡稱LVP。

⁶⁶ 大南龍昇關於《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的五篇論文列舉於下面標題為「日譯本《聖稻苳大乘經廣釋》與《聖稻苳廣釋》」之段落中。

⁶⁷ 參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I)〉，《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17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元年度1989，平成二年1990年3月刊行，頁59-60。

⁶⁸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ナーガールジュナ造『聖稻苳頌』・和訳〉，《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11號，昭和58年度1983，昭和59年1984年3月刊行，頁1-18。

對於偈頌的分法，他是將第四十八頌切成只有三句，而其他頌都是四句，因為第四十九頌的內容顯然與四十八頌不同，屬於另一個段落。筆者認為，他的第四十七頌最後一句應該與第四十八頌那三句合在一起成為一頌，因為這四句在意義上屬同一段，所以第四十七頌應該只有三句，而第四十八頌應有四句。

(三) 日譯本《聖稻苧大乘經廣釋》與《聖稻苧廣釋》

大南龍昇對龍樹《聖稻苧大乘經廣釋》與蓮花戒《聖稻苧廣釋》的日譯分別在五篇論文裏發表，其中包括齊藤精也日譯的《稻苧經》與大南龍昇譯的《稻苧頌》，因此筆者將此五篇統稱為「日譯《稻苧經論》」：

一、〈二種の稻苧經註釈書〉。⁶⁹此篇是〈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的第一部分，但題名未做〈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I)〉，不過接下來的譯註論文從II算起。

二、〈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II)〉。⁷⁰

三、〈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III)〉。⁷¹

四、〈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IV)〉。⁷²

五、〈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V)〉。⁷³

⁶⁹ 大南龍昇，〈二種の稻苧經註釈書〉，《王生台舜博士記念論文集 仏教の思想と歴史》，東京：大蔵出版社，昭和 60 年 1985。

⁷⁰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II)〉，《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 17 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元年度 1989，平成二年 1990 年 3 月刊行。

⁷¹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III)〉，《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22 號，東京：三康文化研究所，平成元年度 1989。

⁷²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I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18 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二年度 1990。

⁷³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苧經『広疏』・『広釈』和訳 (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19 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三年度 1991。

三、歐美學界之研究

由於古典文獻中《稻苻經》原梵典完本未得見，因此學界努力於尋找及重構其梵本，歐美學界的成果頗多；又因為《稻苻經》非常重要，現代語譯本也不少。

(一)《稻苻經》重編梵文本

現今所見《稻苻經》梵文本有三類：一、將梵文殘卷編輯出版者；二、摘錄幾部梵文論典引用的《稻苻經》文段而編；三、從藏文重構。茲依年代前後順序列出如下：

一、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將這些論典的梵文本中所引的《稻苻經》整理而輯成梵本並加上藏本及關於緣起十二支的論文等出版，屬第二類。

二、1950年N. Aiyaswami Sastri發行了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tyasamutpādvibhaṅga Nirdeśasūtra and Pratītyasamutpādagāthā Sūtra*一書。他編輯了各論典引用的《稻苻經》梵文段落與藏譯本《聖稻苻大乘經》，並加上《緣起經》及《聖緣起大乘經》這兩部緣起相關經典的梵文與藏譯；也屬第二類。

三、V. V. Gokhale edited *Madhyamaka-sālistamba-sūtra*.⁷⁴ Delhi Univ.的Dr. Gokhale從拉薩功德林住持呼圖克圖羅桑吉美嘉參仁波切處取得梵文殘卷後，參考LVP本，作注編輯而出版；屬第一類。

四、N. Ross Reat重構部分佚失的梵文段落，加上各論典引用的《稻苻經》梵文，連同藏譯、英譯、巴利平行經、漢譯和古西藏斷片一起刊行 *THE ŚĀLISTAMBA SŪTRA*；第一、三類都有。

此書對經文各段落予以標號，並註明其對應的被引用論典，在第27、28頁中詳列了經文段落標號與文本來源代符的對照表，參看此表與已標號的經文段落，可得知各段落與其文本來源的對應關係。

另外如先前所述印度藏人Sonam書中也有重構的梵文《稻苻經》，屬第三類。

⁷⁴ *Madhyamaka-sālistamba-sūtra*, V. V. Gokhale edited, in *Mahāyāna-sūtra-saṃgraha*, edited by P. L. Vaidya, pt. 1,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1961, pp. 107-116.

(二) 日譯以外的《稻苳經》現代語譯本

《稻苳經》有多種現代語譯本，除了日譯以外，有被引用經文的部分英譯、德譯、法譯，以及全本的義大利譯、西班牙語譯、印度語譯、英譯等。⁷⁵

(三) Schoening英譯《稻苳經論》

Schoening以《稻苳經》、《蓮花戒釋》、《稻苳頌》與《龍樹釋》的英譯研究做為其維也納大學博士論文，筆者稱此書作「英譯《稻苳經論》」。研究與翻譯在vol. 1，而vol. 2是校勘部分。

他盡可能地收集各地區、各種語言和《稻苳經》相關的資料，包括多份珍貴敦煌本，做出極詳盡的比對與校勘研究，使得其翻譯精準度非常高。他分析整理《丹珠爾》的釋經論⁷⁶；探討佛教典籍在西藏傳播的歷史，推得《丹珠爾》系譜與基於《稻苳經》所見之《甘珠爾》系譜，⁷⁷因此他這份研究成果可說是非常豐碩且價值不菲。

不過由於他將《龍樹釋》的內容做為注釋來解說《稻苳經》、《蓮花戒釋》與《稻苳頌》，所以書中看不到《龍樹釋》全文，有些內容在研究篇論述，部分在譯注篇的注釋中，某些還省略，故而《龍樹釋》的英譯顯得次序紊亂、不完整，不方便查找。

另外他所用的《德格版·稻苳經》從116b2開始，⁷⁸但《中華大藏經·甘珠爾》vol. 62, p. 335所記載《德格版·稻苳經》與BDRC《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稻苳經》PDF皆從116a1開始。

⁷⁵ 詳見 Schoening vol. 1, pp. 5-9.

⁷⁶ Schoening vol. 1, pp. 15-47.

⁷⁷ Schoening vol. 1, pp. 125-134.

⁷⁸ Schoening vol. 1, p. 137.

再者他把《拉薩版·稻苳經》的冊別寫為ཨ tsha，⁷⁹但《中華大藏經·甘珠爾》與BDRC《拉薩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PDF中皆作ཨ ma。

在其歸納的《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系譜中，《拉薩版》是直接由《那塘版》傳承而來的，《理塘版》則傳至《卓尼版》與《德格版》，《那塘版》與《理塘版》這兩支是分別的體系。《那塘版·稻苳經》的函別是ཨ ma，《理塘版》、《卓尼版》與《德格版》的《稻苳經》函別是ཨ tsha，也就是同一系列的《稻苳經》函別應相同，因此《拉薩版·稻苳經》的函別應與《那塘版》一致，亦即ཨ ma，而非ཨ tsha。

此外他《拉薩版·稻苳經》結束於195a2，⁸⁰《中華大藏經·甘珠爾》與BDRC《拉薩版·甘珠爾》PDF中皆作192b1。不知他的《拉薩版》是否與《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及BDRC的PDF《拉薩版·甘珠爾》不同？而且也並非直接由《那塘版》傳承下來？若是如此，則他從《稻苳經》各版本所整理的《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系譜是否需要修正？或者並沒有另一個《拉薩版·甘珠爾》，純粹只是作者的筆誤？抑或打字出錯？

四、華語學界之研究

目前尚無關於藏譯本《稻苳頌》、《龍樹釋》與《蓮花戒釋》的中譯本及相關探討。

五、結語

藏譯本《稻苳頌》、《龍樹釋》與《蓮花戒釋》的中譯與研究，對於華語界學習西藏所傳《稻苳經》相關經論應該有一定的價值與貢獻。

⁷⁹ Schoening vol. 1, p. 138.

⁸⁰ Schoening vol. 1, p. 138.

第三章 《聖稻苒頌》研究

第一節 《聖稻苒頌》作者

藏譯本中《稻苒頌》的作者記載為龍樹。

人名規範資料庫中記錄：Nāgārjuna龍勝、龍樹菩薩、那伽阿周陀那、龍猛菩薩、聖者龍樹，生卒年：150～250，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觀學派創始人，密教付法之第三祖。他自幼穎悟，學習四吠陀、天文、地理、圖緯祕藏及諸道術等，無不通曉。出家後廣習三藏，然未能饜足。其時有大龍菩薩授以無量大乘經典，師遂體得教理。晚年住於南印度黑峰山，門弟子有提婆等。⁸¹

《大正藏》中其著作有《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蜜經》、《般若燈論》、《十二門論》、《壹輸盧迦論》、《十八空論》、《菩提資糧論》、《菩提心離相論》、《菩提行經》（藏譯作者記為寂天）、《釋摩訶衍論》、《福蓋正行所集經》、《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之同本異譯：《勸發諸王要偈》與《龍樹菩薩勸誡王頌》等。

Sonam列出《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丹珠爾》所收龍樹的作品總共有111部，其中《吉祥大黑讚八句》有no. 1773、1778、1779三部，但他合計時只算成兩部，少算一部，因此總共應為112部。⁸²

大南龍昇認為《稻苒頌》融合了中觀與唯識的思想，推測其可能是後人所造，假託龍樹之名。⁸³

由於《稻苒頌》作者的斷定與其內容思想有關，將於下面《聖稻苒頌》思想一節中稍加討論。

⁸¹ 參考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authority.dila.edu.tw/person/>。

⁸² Sonam, pp. 504-518.

⁸³ 大南龍昇，〈稻苒經註釋書の思想〉，《印度學佛教学研究》16：1，東京：日本印度學佛教学會，1967年，pp. 215-217。

第二節 《聖稻苧頌》藏譯者

《稻苧頌》D2、G1、N1與P1記錄由印度堪布法吉祥賢Dharmaśrībhadrā、大譯師善慧ལེགས་པའི་བློ་གྲོས་ Legs pa'i blo gros與智童Jñānakumāra / ཡེ་ཤེས་གཞོན་ནུ་ Ye shes gzhon nu所譯，吉祥積དཔལ་བརྟེན་ Dpal brtsegs再校訂，與《龍樹釋》藏譯者相同，留待研究《龍樹釋》時說明。

第三節 《聖稻苧頌》整體架構

一、《聖稻苧頌》偈頌分法

《稻苧頌》的偈頌共有七十首。Sonam的梵文重構版依音節數斷句，每一頌有四句，但最後第七十頌只有三句。

如前所提，大南龍昇的日譯本將第四十八頌判為只有三句，其餘諸頌都是四句，而筆者認為此作法就文義的分段來說，並不是很恰當。

Schoening與筆者的分法相同，第四十七頌只有三句，其他頌都是四句。

第四十七頌分為三句與第四十七頌作四句的《稻苧頌》比較起來，從第四十八頌起至最後第七十頌，每一頌都有一句的差異。

二、《聖稻苧頌》科判

《稻苧頌》的架構與《稻苧經》相似。《法成疏》中標有科判，並寫出科判的解說；太虛大師〈佛說大乘稻苧經講記〉即參考他的分法。⁸⁴筆者也依《法成疏》科判分析《稻苧頌》內容，略微增減修改後做出《稻苧頌》的科判；此外又根據文義將《稻苧頌》同一科判的偈文以換行方式區分不同的段落。詳細的科判

⁸⁴ 太虛大師，〈佛說大乘稻苧經講記〉，《太虛大師全書》3，法藏，三乘共學，教釋，台北市：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年，頁132-181。

與分段情形請看譯注篇。

《法成疏》提到依《瑜伽論解釋分》以五門通釋諸經：一總攝門、二經之所詮、三釋句義、四辯次第、五答難；初門復分為七：一序分、二發起序、三所知事、四所知性、五所知果、六云何所知、七經之所要。⁸⁵

太虛大師〈佛說大乘稻苳經講記〉中說：「自來釋經俱作三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瑜伽師地論攝釋分，將解釋經之方式分作七分：一序分，二發起分，三所知事分，四所知性分，五所知果分，六云何所知分，七經之所要分。法成法師譯此經後，曾作一隨聽疏，即根據瑜伽論之七分以釋此經，今亦即依之，作七分以講此經。」⁸⁶

查閱《瑜伽師地論》卷81〈攝釋分之上〉，其中有：「諸說法者應以五相隨順解釋一切佛經。謂初應略說法要。次應宣說等起。次應宣說其義。次應釋難。後應辯次第。」⁸⁷但無初門的七分法。因此太虛大師說七分法由〈攝釋分〉而來，這個見解顯然有誤。

如前已討論過，《大乘稻苳經隨聽疏》很可能是法成將蓮花戒《聖稻苳廣釋》選譯成中文而寫的。筆者對照《法成疏》與《聖稻苳廣釋》，五門與七分法都在《聖稻苳廣釋》中，不過《聖稻苳廣釋》未言其出自何處。由上可知，五門是引《瑜伽師地論·攝釋分》，而初門的七分法可能由蓮花戒《聖稻苳廣釋》而來。

倘若太虛大師查看《瑜伽師地論·攝釋分》，有藏譯蓮花戒《聖稻苳廣釋》可比對，懂得藏文，則應不致產生誤解；由此可見相關文獻對照的重要性。

⁸⁵ 《大乘稻苳經隨聽疏》：「瑜伽論解釋分云。夫欲解釋一切經者。應以五門通釋諸經。云何為五。[7]一總攝門。二經之所詮。三釋句義。四[8]辯次第。五答難。此經亦爾。亦以五[9]分分別解釋。初門之中復分為七。一者序分。二發起序。三所知事。四所知性。五所知果。六云何所知。七經之所要。」(CBETA, T85, no. 2782, p. 546a15-20)

⁸⁶ 太虛大師，頁 138。

⁸⁷ CBETA, T30, no. 1579, p. 753a6-9。

第四節 《聖稻苻頌》內容大意

《稻苻頌》與《稻苻經》內容涵義大致相當，因為頌的作者是將此經文義要約地以偈頌來呈現。《稻苻頌》描述舍利子問彌勒佛所說「若觀緣起則見法與佛」的意義，彌勒藉由稻苻的譬喻來闡發，詳明觀察緣起的各種方式。其中法即八正道、沙門果與涅槃，佛即無上法身。若有人能以了悟外緣起法無我與內緣起人無我的聖智眼見緣起，則能見法——成就八聖道、四沙門果、涅槃與見佛——以由法所成之身（法身）知一切法。

緣起分內、外兩種，這兩種又各分與因聯繫而生及與緣聯繫而生，因此共分四種。

外緣起的因是種子、芽等乃至果實，緣為地、水、火、風、空、時六界；內緣起是無明、行乃至老死等十二支，緣為地、水、火、風、空、識六界。

能攝十二支的有感、業、生三雜染以及無明、愛、業、識四項。

不論內、外因緣法，皆應以一、不常；二、不斷；三、不移；四、從小因生大果；五、果與因相似這五方面而觀察。

用眼識是由眼、色、明、空及生彼之作意等五因而生等為喻，解說現報業；以明鏡喻解說生報業；以月輪喻解說後報業；以火喻解說不定報業。

無論內、外各個因、緣、果都無我、無我所、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自在所作、非無因等等；雖無作者等，然而果亦得生，業的果報亦不失壞。

若能捨除外道的我見、眾生見等諸惡見，以智慧通達無我，則佛授記他將證得無上法身的佛果。

第五節 《聖稻苻頌》與《聖稻苻大乘經》之比對

《稻苻頌》的第一偈（1）是造論前行，即書首禮讚與立誓造論，這並非經文所有。頌的正文部分在經裏未見的有：

一、十二支攝為惑、業、生三雜染（23ab、41ab）。

二、解說徧計、依他、圓成（61cd、62）。

三、以智火燃燒雜染種子（66cd、67ab）。

四、讚嘆法身功德（67cd、68ab）。

這些偈句應是作者所加。

除了上述以外，其他偈文的內容都可在經中找到其對應的段落。

第六節 《聖稻苒頌》思想

探討《稻苒頌》思想，首先從《稻苒經》思想談起。

《稻苒經》的許多部分有對應的巴利文段，Reat認為由正統上座部來看，本經顯示出它是這些文段一個嶄新的系統性、闡述性、革新性組合，某些經文可追溯至佛滅百年後的毘舍離結集；⁸⁸Schoening說即使此經並不需要在現有的藏譯本中具備與其古型經段相同的形式。⁸⁹

最古的《稻苒經》吳支謙譯（譯經時期在西元220-252年）⁹⁰no. 708《了本生死經》如同許多聲聞乘經一般，其說法者是舍利子而非彌勒，其他四漢文同本異譯經說法者都是彌勒，因此可推定《了本生死經》的原文本可能是比其他漢譯本的原典更早期。

LVP認為除了說法者是彌勒和以典型的大乘段落做為結束之外，《稻苒經》與大乘並不相關。⁹¹Reat和Schoening都指出，由於兩個因素：一、提到由彌勒菩薩說法；二、提到法身，故此經被判為大乘經。⁹²Reat說：「見緣起則見法，見法則見佛」這一敘述是初期的大乘，不過其法身一詞用上座部的名相dharmaśarīra

⁸⁸ Reat, p. 4.

⁸⁹ Schoening vol. 1, p. 4.

⁹⁰ Reat, p. 1.

⁹¹ LVP, p. 69. 見 Reat, p. 3.

⁹² Reat, pp. 3-4. Schoening vol. 1, pp. 3-4.

而非標準的dharmakāya。⁹³

V. V. Gokhale說其所得梵本殘卷的經名被誤為《般若一百五十頌》，Adhyardha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⁹⁴殘卷一開頭是龍樹《中論·第一品》第一頌歸敬，經文結束後接著有此頌的解說，經文內容與由藏本重構的梵文版和被其他論典引用的文段相符合，然而卻與《般若一百五十頌》毫無關係。由於LVP的校訂本有彌勒菩薩為解說者，而被藏譯和一些較後期的漢譯推測作早於龍樹的「大乘」。但是大部分的經文（其龍樹與蓮花戒注疏的藏文本可得。）可能導致某些後龍樹學者以適當改變此現在帶有其新外衣之可貴古本的初始與末後部分，建立一特殊的中觀版本。於是他大膽建議一個暫時的名稱：*Madhyamaka-sālistamba-sūtra*。⁹⁵如此看來，他將此經思想視為歸屬大乘中觀。

在《太虛大師全書》中〈佛說大乘稻苳經講記〉被置於三乘共學的部分，可知編者判定此經思想通於聲聞、獨覺、菩薩三乘，而不納入法性空慧（中觀）或法相唯識學的類別中。

《稻苳頌》的思想與《稻苳經》有無差別？這問題可能需由頌在經之外增添的文句來探究。

《稻苳頌》中比《稻苳經》多出的惑、業、生是說明眾生流轉的情況，這在諸多論典中都有談及。關於三雜染各自含攝十二支的哪些支，除了《集論》所述略微有異以外，⁹⁶諸論說法皆一致。頌中未明說此惑、業、生的攝支，要看《聖稻苳大乘經廣釋》頌的解說才知其是否與《集論》相似，因此從惑、業、生無法

⁹³ Reat, p. 3.

⁹⁴ 此相當於梵文《般若理趣百五十頌》Prajñāpāramitā-naya-śatapañcāśatikā，一卷，對應漢本唐不空三藏譯，《般若理趣經》，全稱《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摩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品》，在《大正藏》歸入《般若部》，相當於《大般若經》般若十六會中之第十會「般若經理趣分」。

⁹⁵ 原英文見 Gokhale 此梵文殘卷編輯本的前兩頁。

⁹⁶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2 中：業雜染攝三支：行、識、有。(CBETA, T31, no. 1605, p. 671a17-19) 比其他經論多出識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4 解釋作：「諸行習氣所顯故。」(CBETA, T31, no. 1606, p. 712b6-7)

看出《稻芊頌》思想與其他論典的異同。

若根據各藏本所標作者為龍樹，此頌應是顯明中觀思想。

大南龍昇認為《稻芊頌》融合了中觀與唯識，但由於作者署名龍樹，所以推斷是後人假託龍樹之名所作。

於經文內容之外添加的徧計、依他、圓成那一頌半，是令人懷疑作者透露唯識主張的地方。然而三性說是否即顯示頌含有與中觀不同的見解？以頌本身是否就可斷言其有唯識思想？

在中觀所依經典之一的《般若經》當中也有三性的名相，⁹⁷因此並非談三性就等於講唯識，要視上下文脈及三性的涵義而定。

然而《稻芊頌》偈文簡潔，僅從頌文本身，實不易釐清作者的看法，還需從《龍樹釋》去了解。這部分的討論將留待此《龍樹釋》的譯注與研究中再分析。

第四章 結論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稻芊頌》與其相關經論對緣起義理的學習有極大的幫助，而且由於梵典與漢譯不可見，使得藏譯本的翻譯與研究更形重要。

《稻芊頌》的自釋《龍樹釋》中逐句詳明頌文的意思，並於解說頌之後配釋經文，因此有關《稻芊頌》詞語的闡述、《稻芊頌》與《聖稻芊大乘經》之詳細比對、《稻芊頌》與《龍樹釋》之作者與思想等，將等到研究《龍樹釋》時再探討。

⁹⁷ 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 卷—第 600 卷）》卷 493：「以欲界、色界、無色界，是徧計所執、是虛妄假合、是有遷動，乃至一切無常無恒、有變有易、都無實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最尊最勝。」(CBETA, T07, no. 220, p. 505c17-2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 卷—第 600 卷）》卷 596：「舍利子！無明非圓成實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非圓成實，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亦非圓成實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非圓成實。」(CBETA, T07, no. 220, p. 1085a26-29)

何人觀見此緣起，即是觀見法與佛。」於諸比丘說此¹⁰⁸已，導師即默然而住。[4]比丘舍利子聞已，行至慈氏彌勒前：「彌[65,775]勒！如來今於此[5c]說此，然未詳析義，[5d]即便不語默然住¹⁰⁹，吾應云何知其義？何謂緣起與佛法？佛陀之義復云何？[6]云何觀見緣起者，即觀法與佛陀者？祈汝敍明吾此¹¹⁰疑。」¹¹¹舍利子問不敗者。[7]

1.3 所知事

觀修¹¹²慈心極致者——[8a]彌勒——回答決擇理：[8b]

「十二支分無明等，[8c]乃至死亡依次第，[8d]因此其後將生起，[9a] [18B]純大苦蘊聚合體。[9b]

1.4 所知性

法即八種道支分、[9c]

1.5 所知果

1.5.1 有上

1.5.1.1 有為

其果[9d1-2]

1.5.1.2 無為

以及般涅槃。[9d3-7]

¹⁰⁸ 採 D、P：འདི་；N：འོད་。

¹⁰⁹ 採 D：ན་；P、N：ནས་。

¹¹⁰ འདིས་ 應作 འདི་。

¹¹¹ 採 D：འདི་སྐྱོལ་ཞེས་；P、N：འདི་སྐྱོལ་ཤིག་。

¹¹² D：བསྐྱོལ་；採 P、N：བསྐྱོལས་。

1.5.2 無上

如上證悟一切故，由法生者即名佛，名彼語者以聖見¹¹³，凡能見者彼能見。[10]

1.6 云何所知

1.6.1 勝義觀因緣、觀法、觀佛

誰見離於壽命等，乃至達於近寂靜¹¹⁴，則諸緣起、法與佛，為無垢慧所觀見。[11]

1.6.2 世俗觀因緣

1.6.2.1 標

1.6.2.1.1 從有因所生門

所謂『緣起』之特性，即是『有因』等經句，若佛出世不出世，此等法性皆常住。

[12]

1.6.2.1.2 從種種無常因所生門、從無我因所生門

外在分為因、緣二，如是內在亦分二；外在因即種子等，外緣行相說為六。[13]

1.6.2.2 釋

1.6.2.2.1 外因緣法

1.6.2.2.1.1 因相應

1.6.2.2.1.1.1 從能成因而生門

經說：種、芽與莖等，如何形成為果實。[14b]

¹¹³ 以聖見即以慧眼。

¹¹⁴ 採 D、P：ཞི；N：བཞི。

1.6.2.2.1.2 緣相應

1.6.2.2.1.2.1 從能成緣所生門

1.6.2.2.1.2.1.1 列數

外緣即是土地等，乃至¹¹⁵時節如次第。[14d]

1.6.2.2.1.2.1.2 明業用

所依、滋潤¹¹⁶與成熟¹¹⁷，穀類生長與空間，及轉變等諸作用，依此次第而形成。

[15]

1.6.2.2.1.2.1.3 證成

若無諸緣之聚合，縱有種子然無芽，縱有諸緣然無種，無[65,776]有芽等亦復然。

[16]

1.6.2.2.1.2.2 從無作者緣所生門

諸因如是與諸緣，於我已離任持等，由因與緣聚合中，業之果報不失壞。[17]

1.6.2.2.1.2.2.1 證成

1.6.2.2.1.2.2.1.1 非生

非由自作非由他，非由¹¹⁸二俱、作者、時，亦非自在等所作，非由自性非無因。

[18]

¹¹⁵ 採 D：ལྷག་；P、N：ལྷགས་。

¹¹⁶ D：ཚན་；採 P、N：བཟུན་。

¹¹⁷ 採 D：ལྷན་པ་；P、N：ལྷན་པ་。

¹¹⁸ 採 D：ལས་；P：ཀྱི་；N：ཀྱིས་。

1.6.2.2.1.2.2.1.2 雖非生而成其果

由因與緣運作者，皆¹¹⁹現具有無始時。[19b]

1.6.2.2.1.2.3 遮惡見--以五因觀外因緣法

佛陀承許由五因，而有外在之¹²⁰緣起。[19d]

非於恆常¹²¹；非於斷；非於移轉；由小因，而能成就廣大果；及於相似隨行故。

[20]

不許苗芽猶如種，無因亦無苗芽生；種滅、芽生二俱時，如秤首尾同低昂。[21]

1.6.2.2.2 內因緣法

1.6.2.2.2.1 因相應

1.6.2.2.2.1.1 從種種無常因所生門

如是內在亦主張，由因和緣分二種。[22b]

1.6.2.2.2.1.2 從能成因所生門

1.6.2.2.2.1.2.1 十二緣起

此之¹²²初因即無明，最終即死如次第。[22d]

1.6.2.2.2.1.2.2 十二緣起分惑、業、生

十二緣起分三類，本質即為惑、業、生，此等皆由因緣生，全然已離能作等。¹²³

¹¹⁹ 採 D、N：ཡང་；P：དང་。

¹²⁰ 採 D：ཉི；P、N：ཉིས་。

¹²¹ 採 D：རྟག་པར་；P、N：བརྟག་པར་。

¹²² 採 D：འདིའི་；P、N：འདི་。

¹²³ 無明等不認為是它作出行來，沒有作者、能作、所作；一切的緣起都是沒有作者、能作、所作的。

[23]

1.6.2.2.1.2.3 證成

設若無有初無明，最終死亡將不生；除此而外任於何，『我』與『我所』¹²⁴皆非有。[24]

初始無明若生起，最終死亡亦將現；如是此為內在因。[25c]

1.6.2.2.2 緣相應

1.6.2.2.2.1 從種種無常因所生門--列數

此¹²⁵之內緣分六種。[25d]

末後為識初為地，此即許為內在緣。[26b]

1.6.2.2.2.2 從能成緣所生門

1.6.2.2.2.2.1 示相

堅硬、隨攝與成熟，氣息增長與空間，[26d]知與色¹²⁶之隨行者¹²⁷，即是具有五識者，其中具染意¹²⁸亦爾¹²⁹；此等¹³⁰即為內在緣。[27]

1.6.2.2.2.2.2 證成

承許由於諸界聚，[65,777]有情之身方得生；[28b]

¹²⁴ བདག་གིས་ཞེས་པ་ 的 གིས་ 的 ས་ 是具格，就…而言，བདག་གིས་ཞེས་པ་ 是「就我與我所而言」之意。

¹²⁵ 此指內在緣起。

¹²⁶ 知與色即名色支；知即認知，包含心王與心所。

¹²⁷ 識界即知與色之隨行者，即與六入同時之六識。

¹²⁸ 具染意即有漏第六意識。

¹²⁹ 「其中具染意亦爾」意思是：有漏第六意識也包含在與六入同時之六識當中，亦即除了五識之外，有漏第六意識也屬於識界，但無漏意識不涵蓋在識界中。

¹³⁰ 此等指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

1.6.2.2.2.3 從無作者緣所生門

1.6.2.2.2.3.1 六緣無作者

承許彼等¹³¹不生起¹³²：謂『我』、『我所』妄分別。[28d]

1.6.2.2.2.3.2 雖無作者果而成其果

若有彼等¹³³身將生，若無彼等則不生。[29b]

1.6.2.2.2.3.3 證成

彼¹³⁴非我等所具有¹³⁵，此外亦非餘所有¹³⁶。[29d]

1.6.2.2.2.4 辨體

1.6.2.2.2.4.1 釋無明體

凡起一、合種種想，彼即『無明』三有障。[30b]

1.6.2.2.2.4.2 明行

由於無知令貪欲、瞋恚、愚癡起現行。[30d]

1.6.2.2.2.4.3 明識

由彼起『行』而生『識』，即於事物各了知¹³⁷。[31b]

¹³¹ 彼等即六界。

¹³² 採 D：སྐྱེ་བ་；P、N：སྐྱེ་བར་。

¹³³ 彼等即六界。

¹³⁴ 彼即六界。

¹³⁵ 採 D：ལ་；P、N：ལ་。

¹³⁶ 採 D：སྤྱི་བོ་；P、N：སྤྱི་。

1.6.2.2.2.4.4 明名色

與識同時生起者，即非具色後四蘊。[31d]

1.6.2.2.2.4.5 明六入

依賴『名¹³⁸與色』二者，所生諸根即『六入』¹³⁹。[32b]

1.6.2.2.2.4.6 明觸

由於境、根、識三者，聚集和合而生『觸』。[32d]

1.6.2.2.2.4.7 明受

應知由觸生¹⁴⁰諸『受』。[33a]

1.6.2.2.2.4.8 明愛

如是諸受生¹⁴¹『貪愛』。[33b]

1.6.2.2.2.4.9 明取

貪愛增長生『近取』。[33c]

1.6.2.2.2.4.10 明有

由於近取將生『有』。[33d]

¹³⁷ 採 D：ལྷན་པར་རིག་པའི་；P、N：ལྷན་པར་རིག་པས་。

¹³⁸ 採 D：མིང་；P、N：ཤེས་。

¹³⁹ 六入即六處。

¹⁴⁰ D：བྱུང་；採 P、N：འབྱུང་。

¹⁴¹ D：བྱུང་；採 P、N：འབྱུང་。

1.6.2.2.2.4.11 明生

由『有』生蘊¹⁴²即名『生』。[34a]

1.6.2.2.2.4.12 明老死

如是由『生』而起『老』。如是『老』蘊滅無者，彼則名之為『死亡』。[34d]

1.6.2.2.2.4.13 明愁

愚者由死¹⁴³而『愁悶』，彼即『具貪¹⁴⁴之熱惱』。[35b]

1.6.2.2.2.4.14 明歎

凡由愁悶所發語，彼即名為『發哀歎¹⁴⁵』。[35d]

1.6.2.2.2.4.15 明苦

由發哀歎¹⁴⁶所生者，與五識身相應¹⁴⁷受，非舒適者說為『苦』，彼即能障身樂者。
[36]

1.6.2.2.2.4.16 明憂

於意造作之痛苦，[19B]彼能就近傷害意，應知彼即『意不樂』¹⁴⁸。[37c]

¹⁴² 採 D、P：ལུང་；N：ལུང་。

¹⁴³ 採 D、P：འཆི་；N：མཆི་。

¹⁴⁴ D：སྲིད་；採 P、N：སྲིད་。

¹⁴⁵ 採 D：སྲྱེ་ཕྱགས་；P、N：སྲྱེ་བཟླགས་。

¹⁴⁶ 採 D：སྲྱེ་ཕྱགས་；P、N：སྲྱེ་བཟླགས་。

¹⁴⁷ 採 D：ཚྭགས་ལྡེ་ཡི་；P、N：ཚྭགས་ལྡེ་ཡིས་。

¹⁴⁸ 意不樂即憂。

1.6.2.2.2.4.17 明惱

其餘¹⁴⁹隨煩『惱』為因。[37d]

1.6.2.2.2.5 釋名

『闇』、『行』及『識』與『名色』¹⁵⁰，『六入』、『觸』、『受』、『愛渴』故，『取』、『有』與『生』¹⁵¹由『愛』起，『熟』、『壞』、『愁悶』故『歎』等，[38]以及『對身作傷害』，及令心『意不樂』故，及煩惱故¹⁵²[65,778]名¹⁵³義符，如其次第而解說。[39]

1.6.2.2.2.6 續支

復次全未知真性，即無明等如次第，由前前支至後支，諸支生起¹⁵⁴正詮說¹⁵⁵。[40]

1.6.2.2.2.7 離二邊

十二支三分¹⁵⁶流轉，此生¹⁵⁷無始無常¹⁵⁸、斷，¹⁵⁹如河相續般流轉，是故無始時流

¹⁴⁹ 除了帶有無明的心王外，還有其餘的隨煩惱為因，才有如上純大苦聚的結果。

¹⁵⁰ 採 D：མིང་གཟུགས་ནི།；P、N：གཟུགས་དང་ནི།。

¹⁵¹ 採 D：སྐྱེ་；P、N：སྐྱེ་。

¹⁵² 以上，透過理由（義）說明十二緣起的名稱（名）。

¹⁵³ 採 D、N：མིང་；P：མིན་。

¹⁵⁴ 諸支生起指十二緣起前支生後支的關聯性。

¹⁵⁵ D：བཟོད་དོ་；採 P、N：དག་བཟོད་。

¹⁵⁶ 三分指惑、業、生。

¹⁵⁷ D：སྐྱེ་；採 P、N：སྐྱེ་。

¹⁵⁸ 採 D：ཉྱལ་；P、N：བཉྱལ་。

¹⁵⁹ 《入中論》引《寶鬘論》，寶鬘論云：「若時有蘊執，彼即有我執，有我執造業，從業復受生。三道無初後，猶如旋火輪，更互為因果，流轉生死輪。彼於自他共，三世無得故，我執當永盡，業及生亦爾」。此句的無始（因）與第四句的無始時（宗）似乎重覆。

轉。[41]

1.6.2.2.2.8 束因

1.6.2.2.2.8.1 列數

然而此等四項¹⁶⁰者，是因能攝十二支，亦即無明、愛、業、識，彼等如其次第說。

[42]

1.6.2.2.2.8.2 作用

由因¹⁶¹說識為種子，以及說業為田地，初支、愛以煩惱性¹⁶²，正說此二亦為因。

[43]

1.6.2.2.2.8.3 解釋

性為種子之識支，業與煩惱所建立¹⁶³。業亦能作此所作，亦即識種之田地。[44]

由愛無間能滋潤¹⁶⁴，名為心識之¹⁶⁵種子。無明習於¹⁶⁶行播殖，已受滋潤識種子。

[45]業、愛以及無明支，即田、滋潤與播殖。[46b]

1.6.2.2.2.8.4 四法無作者

此三不思應生識¹⁶⁷，識不思我由此生。[46d]

¹⁶⁰ 四項指無明、愛（包含愛、取）、業（包含行、有）、識。

¹⁶¹ P、N：ལྗེ་ལས་；採 D：ལྗེ་ལས་，ལས་「由」、「就……而言」，ལྗེ་ལས་是「就因方面而言」之意。

¹⁶² D：དངོས་པོ་；採 P、N：ངོ་བོས་，ས་「以……性質」，དངོས་「以煩惱性」。若採 དངོས་པོ་，應加 ས་，ས་「以」；則 དངོས་པོ་ 於此處是「性質」之意；而非「事物」或「自性」之意。

¹⁶³ D：རྣམ་པར་གནས།；P、N：ཉེ་བར་གནས།。採 ཉེ་བར་གནས། 較好。

¹⁶⁴ D：ལྷན་；P、N：བཟུང་。採 བཟུང་，做主要動詞用。

¹⁶⁵ D：ཡི་；P、N：བའི་。ཡི 或 བའི་ 二者皆可。

¹⁶⁶ D：བསྐྱེན་པ་；P、N：བསྐྱེན་པས་。採 བསྐྱེན་པས་，པས་ 表副詞的用法，བསྐྱེན་པས་ 是「習近於」之意。

¹⁶⁷ D：བ་ 受格用絕對格；P、N：ལ་ 受格用 ལ་ བ 或 ལ་ 皆可。

1.6.2.2.2.8.5 雖無作者而成其果

若然何謂種子識？由業、煩惱所立者¹⁶⁸，此識即名¹⁶⁹「種子識」。[47c]

無明沃土¹⁷⁰所覆蓋，並以愛水勤灌溉，由因出生名¹⁷¹色芽，如是情景亦將現。[48]

1.6.2.2.2.8.6 果無作者

非¹⁷²由自、他¹⁷³、二俱等，乃有名¹⁷⁴色二者生；[49b]

1.6.2.2.2.8.7 證成

然由父與母¹⁷⁵交會，以及不違諸時生。[49d]

聯繫些許感受者，此即名為『種子識』¹⁷⁶。於母胎中次第增，令名色¹⁷⁷芽得生起。

[50]

由無不具足諸緣，及[65,779]由[20A]非相違諸因¹⁷⁸，縱於無我、無執取，亦有¹⁷⁹幻化得生起。[51]

¹⁶⁸ 由業與煩惱建立性質是種子之識。

¹⁶⁹ D：བཟོད་；採 P、N：རྫོད་。

¹⁷⁰ 無明有二意，一意可指「播種」，或者一意可指「沃土、肥料或糞壤」。

¹⁷¹ D：མིང་「名」；P、N：ཤེས་「知」，意義皆通，不過採一般常見的「名」。

¹⁷² D：ཡིན་；採 P、N：མིན་。

¹⁷³ D：བཞིན་；採 P、N：གཞན་。

¹⁷⁴ D：མིང་「名」；P、N：ཤེས་「知」，意義皆通，不過採一般常見的「名」。

¹⁷⁵ 採 D：ས་དང་མ་ནི་；P、N：ས་དང་མ་དང་。

¹⁷⁶ 採 D、P：རྣམ་པར་ཤེས་པར་；N：རྣམ་དང་ཤེས་པར་。

¹⁷⁷ D：མིང་「名」；P、N：ཤེས་「知」，意義皆通，不過採一般常見的「名」。

¹⁷⁸ D：རྒྱུན་；採 P、N：རྒྱ་。

¹⁷⁹ D：ཡོད་མ་ཡིན་；採 P、N：ཡོད་པ་ཡིན་。

1.6.2.2.2.8.8 雖現有多業一時不受其報

1.6.2.2.2.8.8.1 明現報業

1.6.2.2.2.8.8.1.1 眼識等喻

1.6.2.2.2.8.8.1.1.1 標五緣

如是眼識亦復爾，由於五因而生起，即眼與色及光明，空及生彼¹⁸⁰之作意¹⁸¹。[52]

1.6.2.2.2.8.8.1.1.2 能成眼識

由於五因無不具，遂有眼識得生起。[53b]

1.6.2.2.2.8.8.1.1.3 無作者

彼等¹⁸²不起此分別：『由我生起此眼識』¹⁸³。[53d]

如是耳等一切識，生起次第亦復爾。[54b]

由因與緣¹⁸⁴聚合中，由於已離作者等，[54d]以及由於離我執，果亦如前而生起。

應當如是遍了知，依緣而生之因果。[55]

1.6.2.2.2.8.8.1.2 合

由此世往後世法，任於何處亦非有。然由諸因與諸緣，業之果報得現前。[56]

1.6.2.2.2.8.8.2 明生報業

1.6.2.2.2.8.8.2.1 明鏡喻

¹⁸⁰ 彼即眼識。

¹⁸¹ 採 D：མིང་；P、N：མིན་。

¹⁸² 採 D：དེ་དག་；P、N：+བདག་དང་。彼等即五因。

¹⁸³ 採 D：ཅེས་；P、N：ཞེས་。

¹⁸⁴ 採 D：གྱི་；P、N：ནི་。

猶如明鏡善拂拭，於中可得臉¹⁸⁵影般，明鏡當中之影像，非臉移轉而得有。[57]

1.6.2.2.2.8.8.2.2 合

彼等¹⁸⁶相互無分別，且離作者、¹⁸⁷所作業，如是顯現有投生¹⁸⁸，昔增所作次第來。

[58]

1.6.2.2.2.8.8.3 明後報業

1.6.2.2.2.8.8.3.1 月輪喻

如住遠處之明月，於小容水器映現，然非明月遷¹⁸⁹於此，仍有所作與作業¹⁹⁰。[59]

1.6.2.2.2.8.8.3.2 合

如是由此死歿已，雖無往者亦見生¹⁹¹。[60b]

1.6.2.2.2.8.8.4 明不定報業

1.6.2.2.2.8.8.4.1 火喻

因緣不具火不燃，因緣若具火熾燃。[60d]

1.6.2.2.2.8.8.4.2 合

¹⁸⁵ 採 D：བཞིན་；P、N：གཞན་。

¹⁸⁶ 彼等，指臉和明鏡。

¹⁸⁷ D：དག；採 P、N：དང་。

¹⁸⁸ 採 D：སྐྱེ་བར་；P、N：སྐྱེ་བ་。

¹⁸⁹ D：འཕྲིན་པ་；P、N：འཕྲིན་པའང་ 皆可。

¹⁹⁰ 所作：把光明投射至小容水器；作業：於小容水器中映現的月影。

¹⁹¹ 採 D：སྐྱེ་བའང་；P、N：སྐྱེ་བ་。

如是因緣無不具，由¹⁹²彼而有蘊結生。[61b]

1.6.2.2.2.9 明三性

1.6.2.2.2.9.1 徧計所執性

外在¹⁹³業與所作因，彼即徧計所執性。[61d]

1.6.2.2.2.9.2 依他起性

如是依他起性即：內在¹⁹⁴生起之五識。[62b]

1.6.2.2.2.9.3 圓成實性

勝義非所分別故，彼即許為圓成[65,780]實。[62d]

1.6.2.2.2.9.4 結

因緣具足所生者，恆時應知具二類¹⁹⁵。[63b]

1.7 經之所要

1.7.1 除三世迷

1.7.1.1 明因

遠離作者等¹⁹⁶行相，虛、誑、空等無堅實。[63d]

1.7.1.2 明果

¹⁹² 採 D：ལས་；P、N：ལ་。

¹⁹³ 外在，指心外的。

¹⁹⁴ 內在，指心內的。

¹⁹⁵ 二類即外在與內在。

¹⁹⁶ རྒྱུ་པ་པོ་ལ་སོགས་པས་དབེན། 的 པས་ 意思是：就…而言。

如是凡以慧所見，斷除『頗¹⁹⁷？為何？如何？於何？以何？』思、說等。[64c]

1.7.2 捨諸見

猶如水月之影像；[64d]如是由此死歿已，雖無往者亦見生。[65b]

猶如火若遇薪材，火焰相續將延續。[65d]倘若諸因不具足，由此非有¹⁹⁸火¹⁹⁹隨行。[66b]

如是雜染之種子，若為智火所燒燃，[66d]由無因因果亦無，所作與業亦將無。[67b]

1.7.3 明果利

功德無邊不思議，寂靜法之自性身²⁰⁰，[67d]遠離初、中與後際，悟已將證佛果位。[68b]

若有如是真實忍，彼得授記無疑惑。」[68d]

1.7.4 聞經信受

此語乃是慈大士²⁰¹，為彼舍利子所說，援引[稻苳²⁰²為譬喻。[69c]

聞此語已舍利子，[69d]取其心要；而天眾²⁰³，內心隨喜²⁰⁴盛讚已；起身²⁰⁵而去，以喜心，²⁰⁶為諸比丘說此經。[70]

¹⁹⁷ 頗即是否。

¹⁹⁸ 採 D：མེན་；P、N：ནི་。

¹⁹⁹ 採 D：མེ་；P、N：མ་。

²⁰⁰ 寂靜法之自性身，指緣起性空。

²⁰¹ 慈：བྱམས་བདག་ 本性慈悲者，彌勒；大士：བདག་ཉིད་ཆེན་པོ་，菩薩。

²⁰² 採 D：སྒ་ལྷ་ལྗང་བ་；P、N：ས་ལྷ་ལྗང་བ་。

²⁰³ 採 D：སྒངས་ཉེ་ལྷ་ཚོགས་ཀྱིས། 或 N：སྒངས་ནས་ལྷ་ཚོགས་ཀྱིས།；P：སྒངས་ནས་ལྷ་ཚོགས་ཀྱིས།。

²⁰⁴ D：རྗེས་སྤྱི་ཡི་རངས་ 或 P、N：རྗེས་སྤྱི་ཡི་རང་ 皆可。

²⁰⁵ 舍利子起身。

²⁰⁶ D：།；應加上།，成為།།；CTT：།།，可能是由於D的刻板已受損而導致少一個།。

聖者龍樹所造聖稻芊²⁰⁷經根本偈²⁰⁸至此圓滿。

引用文獻

(一)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1、中文

《大正新脩大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16)。

《了本生死經》CBETA, T16, no. 708。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CBETA, B09, no. 44。

《十善業道經》CBETA, T15, no. 600。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CBETA, T16, no. 711。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CBETA, T31, no. 1605。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CBETA, T31, no. 1606。

《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大乘稻芊經隨聽疏》CBETA, T85, no. 2782。

《大乘稻芊經隨聽疏決》CBETA, T85, no. 2783。

《大寶積經》CBETA, T11, no. 310。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CBETA, T17, no. 846。

²⁰⁷ 採 D：སྐ་ལྷ་ལྷང་པའི་；P、N：སྐ་ལྷ་ལྷང་པའི་。

²⁰⁸ 採 D：ཚོག་ལེའུར་བྱས་པ་；P、N：ཚོག་ལེའུར་བྱས་པ་。

《西藏王臣護法記》CBETA, B11, no. 75。
《西藏傳本攝大乘論》CBETA, B09, no. 35。
《佛說大乘稻芊經》CBETA, T16, no. 712。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 T08, no. 239。
《佛說稻芊經》CBETA, T16, no. 709。
《宋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1。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 K05, no. 16。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芊喻經》CBETA, T16, no. 710。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彰所知論》CBETA, T32, no. 1645。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CBETA, T26, no. 1525。

2、藏文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 'lu ljang pa' tshig le'ur byas pa* (《聖稻芊頌》), 《中華大藏經·丹珠爾》CTT 3216, བཟུང་འགྱུར། མདོ་ལྗེ། ཇི། vol. 65, pp. 774-78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CTT,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CTK,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簡稱 BDRC), PDF 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拉薩版/雪印經院版》、《庫倫版》、《理塘版》、《那塘版》、《北京版》、《昌都瑤蒼版》;《西藏大藏經·丹珠爾》:《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那塘版》、《北京版》)。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

(二) 中、日、藏、梵、西文專書

1、中文

太虛大師，〈佛說大乘稻芊經講記〉，《太虛大師全書》3，法藏，三乘共學，教釋，
台北市：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年。

月稱造，法尊譯，《入中論》，《佛教大藏經》第四十八冊，論部十四，1978年。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

正法寶藏印經會倡印，《佛說大乘稻芊經》，《佛說十善業道經、佛說大乘稻芊經、
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合刊本》，台北：佛教出版社，1993年。

松巴堪欽·益西班覺著，蒲文成、才讓譯《如意寶樹史》，蘭州：甘肅民族出版
社，1994年。

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74卷，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
復制中心，2006年。

韓清淨，《大乘阿毗達磨集論科文別釋》，高雄：彌勒講堂，2017年。

藍吉富主編，《梁啓超選集·陳寅恪選集·選堂選集·陳援庵選集》，現代佛學大
系53，新店：彌勒出版社，1982年。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台北：法光出版社，2005年。

釋惠敏·釋果徹合著，《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
分』初探》，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年。

2、日文

岩野真雄編，《經集部十二》，《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第32冊，東京：大東出
版社，1932年初版，1974年三版，頁67-73。

3、藏文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整理，《师君三尊著作集·法王赤松德赞著作集》，上册，成都：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

4、梵文

Gokhale, V. V. edited. 1961. “*Madhyamaka-śālistamba-sūtra*” in

Mahāyāna-sūtra-saṃgraha, edited by P. L. Vaidya, pt. 1,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pp. 107-116.

Poussin, Louis de la Vallée 1913.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Theorie de douze Causes*. Gand. (Recueil de travaux publiés par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Univ. de Gand, 40^{me} fasc.) pp. 69-90.

Reat, N. Ross 1993.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ibetan Original, Sanskrit Reconstr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al Notes (including Pāli parallels, Chinese version and ancient Tibetan fragment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Sastri, N. Aiyaswami edited. 1950.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tyasamutpādivibhaṅga Nirdeśasūtra and Pratītyasamutpādagāthā Sūtra.

The Adyar Library Series, no. 76. Madras: Adyar,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Sonam Rabten, restor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2004. *ĀCĀRY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ĀRIKĀ with the Autocommentary*. BIBLIOTHECA INDO-TIBETICA SERIES 53. Sarnath, Varanasi, India: Centre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5、西文

Schoening, Jeffrey D. 1995.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HEFT 35,1, 35,2.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三) 期刊、論文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ナーガールジュナ造『聖稻芋頌』・和訳〉，《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11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昭和58年度1983，昭和59年1984年3月刊行，頁1-18。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芋經広疏・広釈和訳（II）〉，《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17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元年度1989，平成二年1990年3月刊行，頁59-89。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芋經《広疏》・《広釈》和訳（III）〉，《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第22號，東京：三康文化研究所，平成元年度1989，平成二年1990年3月30日發行，頁91-125。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芋經《広疏》・《広釈》和訳（I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18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二年度1990，頁53-85。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芋經《広疏》・《広釈》和訳（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19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三年度1991，頁55-112。

大南龍昇，〈稻芋經註釈書の思想〉，《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6：1，東京：日本印度学仏教学会，1967年，頁215-217。

大南龍昇，〈二種の稻苧經註釈書〉，《王生台舜博士記念論文集 仏教の思想と歴史》，東京：大蔵出版社，昭和60年1985年，頁199-220。

岩野真雄編，《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第32冊，《經集部十二》，東京：大東出版社，1932年初版，1974年三版。

芳村修基，〈カマラシーラ造『稻苧經釋』法成譯の推定〉，《印度学仏教学研究》4：1，東京：日本印度学仏教学会，1956年，頁128-129。

廖本聖，〈蓮花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之譯注研究〉，《中華佛學學報第010期》頁83-123，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7年。

（四）工具書

1. 辭典

榭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16年。

榭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梵藏索引，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16年。

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Bod rgya tshig mdzod chen mo)，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87年。

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

2. 目錄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纂，《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

藍吉富主編，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原編，《西藏大藏經總

目錄》，現代佛學大系59，新店：彌勒出版社，1982年。原著：宇井伯壽等著，《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及丹珠爾）總目錄及索引》，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1934年。

（五）網路資源

釋惠敏主持，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贊助，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圖書資訊館，佛學名相規範資料庫建置計畫，佛學規範資料庫，人名規範資料庫，2008年，
<http://authority.dila.edu.tw/perso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Ven. Jiang-zhong

DIL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octoral program,
2nd year student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The research section introduces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ogether with the methodology employed. Relevant sūtras and commentaries connected to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are then listed,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past scholarship on this text. I then discuss the author of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the Tibetan translator, and the work's overall structure, contents and thought. After that, a summary is made. The second part consists of my translation of the verses into Chinese together with all the annotations.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summarizes in verse form the teaching of the *Ārya-ś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 in which the Buddha expounds the teaching on dependent arising (*pratītyasamutpāda*).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discussed this teaching in term of its four aspects, i.e., internal, external,

causes, and conditions. Whether discussed in terms of external dependent arising as in the case of a sprout being produced from a seed, in terms of internal dependent arising as in the twelve links beginning with ignorance and ending in old age and death, or the six conditions of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pendent arising respectively, all phenomena is shown to be not “I”, not mine, not arising from oneself, not from other, not from both, not made by a creator god, or causeless. One who can see dependent arising by understanding external dependent arising in the case of the absence of self in dharmas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l dependent arising in the case of the absence of self in individuals with the eye of noble discriminating insight, will see the Dharma, will attain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the four fruits of the path and *nirvāṇa*, and he will see the Buddha, namely, by means of the body consisting of dharma(s) (*dharmasārīra*) he will come to know all dharmas.

Keywords: dependent arising (*pratītyasamutpāda*), causes, conditions, the absence of self, the body consisting of dharma(s) (*dharmasārīra*)